



中国体育步入“后北京奥运时代”

新华社记者 王镜宇 马向菲

2008 年于中国竞技体育是极度辉煌的一年。金牌榜和奖牌榜上的累累硕果和鸟巢上空绚烂的焰火，把国人对体育的热情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烟花散尽，繁华消退，全民奥运热潮渐渐褪去时，中国体育也悄然回归本位。奥运冠军光荣退役，体育官员新陈代谢，新的奥运周期照常开始；与此同时，球场暴力、“年龄争议”、“奖金风波”浮出水面，不和谐的画面不时闯入人们的视野。中国体育的“后北京奥运时代”要维持荣耀，更要破解难题，可谓路漫漫。

举国体制亟待完善

中国体育健儿在北京奥运会上创下的辉煌战绩，离不开实行多年的举国体制，甚至欧美体育强国也十分羡慕，意图效仿。不过，这更多来自国外体育界人士的意向，政府和社会层面很少有人提出要仿效中国的体育体制。在国内，近年来关于举国体制的讨论和争议也从未停止过。当后备人才萎缩、运动员退役后生活艰难、体育成本偏高等问题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之时，举国体制也是与之密切相关的话题。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 10 月份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上指出，文化教育、退役安置等工作中的一些长远性、根本性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因素。第一，体育系统内各级各类体校文化教育师资非常薄弱，文化课难受重视。运动员承担的大量训练和比赛任务，又严重挤占文化学习时间，学习矛盾突出。第二，省级以上专业队长于运动训练，短于文化教育。有的地方虽然挂了运动技术学院的牌子，但是有文凭无文化、有文凭无水平的现象普遍存在。第三，按照政策可以进高校进行“再教育”的尖子运动员毕竟是极少数，大量体校学员、省队队员不可能成为尖子，因此不可能进高校接受“再教育”。而那些非尖子运动员因缺乏文化和技能，退役后就业难，直接影响了更多有体育天赋的孩子进体校、进专业队的积极性。第四，不少体校培养目标单一，学生如果不能成为尖子运动员，既无文化，又无技能，难以就业。刘鹏说，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必须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适应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体教结合的新路。这也是坚持和完善举国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卢元镇认为，我们现在实行的举国体制并不是真正的举国体制，因为它只是举体育系统之力，而且还没有“举”起来。国家体育总局的目标是奥运会，而各省市的重点是全运会战略，不是跟着奥运会走。有些地方出现的隐瞒、虚报运动员年龄的情况，其实是在拆举国体制的台。卢元镇说：“目前的举国体制是由政府绝对主导，而其它社会力量被完全摁死啦。”最明显的一个例证是于芬和清华跳水队的尴尬处境——国家体育总局游泳中心不让注册，你就是培养出奥运冠军也难以为继。用卢元镇的话说，于芬就是“报国无门”。



职业体育乱中求治

北京奥运会过后的第一个冬季，足球、篮球等项目的商业化联赛场内外新闻频出，中国足球的水平降至冰点，中超、CBA 球场暴力却异常“升温”。再加上篮球的“年龄争议”、“凤铝事件”，一时间中国最有市场影响力的两大职业联赛双双陷入乱局。中国男足连亚洲二流地位都难以维持的惨状，让中国足球回归专业体制的呼声陡然高涨。进还是退，对于中国体育的职业化改革来说，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钟秉枢说：“竞技体育的重要目的是为国争光，而职业体系的建立并不是完全为了为国争光，俱乐部的利益也不是为国争光。用‘奥运争光计划’的目标和体系来管理职业体育，现在看来是不行的。走职业化道路更多的需要市场运行，更多的是做一个产业，它不可能完全为奥运争光服务，也不可能完全为全民健身服务。职业体育和为国争光有很大差异，应该说当初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足，也就是对利益多元化的认识不足。”钟秉枢认为，今天在足球等项目中出现的问题，不是职业化道路的错，而是在职业化道路发展过程中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偏差，对包括俱乐部在内的不同利益主体尊重不够。

全民健身任重道远

12 月 17 日，《2007 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调查公报》在京公布。这份《调查公报》显示，2007 年全国有 3.4 亿城乡居民（含在校学生）参加过体育锻炼，全国“经常锻炼”的人数比例为 28.2%。面对这样的结果，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科学学院教授刑文华说，中国代表团在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上两次站上金牌榜榜首，显示出中国已经成长为“体育大国”，但是“绝非体育强国”。

根据这份《调查公报》，体育场地设施的缺乏仍然是影响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原因。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在 2005 年公布的《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结果，我国每万人仅拥有 6.58 个体育场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 1 平方米多一点，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平均每万人拥有 200 多个体育场地的状况有天壤之别。而且，现有体育场地大多数设施简陋，质量普遍不高。

卢元镇教授表示，现在群体部门很

着急，认为全民健身大发展的时机到了。可是，省市体育局还是在忙着全运会。卢元镇注意到，最近新增的全国智力运动会、全国大漠运动会和全国水上运动会使全国综合性运动会总数达到 13 个之多。如此众多的“全国运动会”不但导致体育经费大量花在竞技体育上、体育资源严重浪费，也让政府部门埋头弄这些运动会，无暇顾及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甚至还养了一堆“会虫”：全运会有他，民运会有他，农运会还有他。卢元镇说，竞赛制度改革和精简运动会应该是今后一个重要议题。应该尽量少搞全国性的综合运动会，甚至干脆不要，很多项目搞单项全国锦标赛足矣。

在卢元镇看来，中国的眼光应该是参与建设世界体育文化，而不是仅仅去争几块金牌，这不符合大国的形象。再说 50 金也好，60 金也好，都只是在人家的文化里占一席之地。东西方的体育文化截然不同，而中国的民族和民间体育最为丰富，我们应该把东方的体育文化推到世界上去。

新陈代谢再战伦敦

12 月 8 日，国家体育总局手曲棒垒运动管理中心传出重磅消息——率队夺得北京奥运会银牌的韩国功勋外教金昶伯不再担任中国女子曲棍球队主教练，双方长达 9 年的合作戛然而止。

外教的大撤离既有些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毕竟，请外教是一件花费不菲的事，文化的冲突也始终是一道未解的课题。北京奥运会之前，中国竞技体育全面出击，为在家门口有出色的整体表现而不惜血本。进入“后北京奥运时代”，又恰逢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各个项目暂时捂紧钱袋、从长计议也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不过，也有一些项目和运动员在 2012 年伦敦奥运会上的前景令人放心不下。在“鸟巢”黯然退赛的刘翔终于成功地完成了跟腱手术，4 年之后他尚能战否？在尤纳斯和姚明的率领下，中国男篮在北京奥运会上再度闯入前八。如今，尤纳斯飘然离去，4 年之后 32 岁的姚明还会回来和中国男篮并肩作战吗？

2009 年的春天将是一个令中国体育界期盼而又有些忐忑的春天。在卢教授看来，如果果真如此，这也许是大部制改革的先兆。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3 日电）

中国足球拯救计划已定

足协难承重任

本报讯（记者 王纪强）为了扶持中国足球提高水平，国家体育总局准备成立一个专门的青少年足球管理部门，以指导全国青少年足球运动开展。足协人士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足球拯救计划大的框架已定，但具体细节仍在磋商中。

今年中国足球全线溃败，引起了国家体育总局等有关部门的重视，前不久，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带队专门就足球发展工作到全国调研，青少年足球工作的失误是导致中国足球水平下滑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扭转青黄不接的局面，中国足协准备明年与教育等部门合作，在学校推广足球运动。

中国足协青少部主任朱和元介绍说：“中国足球后备人才培养计划是一项大工程，以中国足协一方的力量将是很难达到的，因此这项工作将由国家体育总局牵头来做。”朱和元还表示，鉴于过去教训，避免“大跃进”情况的出现，目前青少年足球发展计划的大方针已确定，但如何让足球回归校园，保证这项工作长久地坚持下去，具体的细节还在磋商中。

菲尔普斯当选美联社年度最佳运动员



新华社华盛顿 12 月 22 日体育专电（记者 梁金雄）史上夺得奥运会金牌最多的运动员、美国游泳名将菲尔普斯，22 日被美联社评为年度最佳男运动员。他因此成为获得该奖项的第三位游泳运动员。

除了摘走了最佳运动员头衔，年仅 23 岁的菲尔普斯今夏在北京奥运会上独得 8 枚金牌，不仅改写了同胞施皮茨保持的一届奥运会夺得金牌最多纪录，而且还成为奥运史上收获金牌最多的运动员。这则新闻被美联社评为本年度头条体育新闻。

NBA 中国德比：火箭 114 比 91 胜篮网

本报讯 北京时间 12 月 23 日，NBA 中国德比战进行，姚明所在火箭以 114—91 击败易建联所在篮网。

火箭（19—9）取得新赛季最长的四连胜。姚明打了 35 分钟，拿下 24 分、16 个篮板和 4 个盖帽，阿隆—布鲁克斯抢走姚易两人的风头，拿下了 22 分 6 次助攻，特雷西—麦克格雷迪 12 分 6 个篮板，路易斯—斯科拉 11 分。

易建联的进攻比较积极，全场首次投篮就由他来完成，但是未能命中。姚明抢下这个篮板，到了前场后，转身跳投命中，首开记录。易建联此后投篮仍没命中，直到首节还有 7 分 05 秒时，他才在抢下进攻篮板后补篮得分。

姚明在第二节加强攻击，本节还有 8 分 10 秒时，他近距离投篮得手，在海德投中三分后，姚明在本节还有 6 分 57 秒时勾手命中，火箭以 42—21 领先。。不过姚明马上跳投还以颜色，火箭又取得 20 分的优势。本节还有 3 分 45 秒时，易建联终于在外线开和，三分命中，篮网又将差距缩小到 20 分以内。不过布鲁克斯下了决心要抢镜，比赛还有 2 分 52 秒时，他的三分使火箭又将优势扩大到 20 分。三节过后，火箭以 86—65 遥遥领先。老将布伦特—巴里连续缺阵多场后复出，第四节上场后，他第一次出手就中投命中，紧接着他抢断得手，兰德里投篮得手后，火箭以 103—79 领先了 24 分，胜负彻底失去悬念。

责任编辑 陆一波